

# 恩怨是非終大白

## 嚴復與袁世凱過招始末

(下)

● 黃金文 (南亞科技學院教授、中央警察大學教授、中外雜誌主筆)

### 列名籌安會發起人

嚴復所寫的「辛亥日記」曾有他奔走於南北之間，為袁世凱斡旋聯絡的過程：

武昌起義後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，嚴復在北京會見了袁世凱，上了六項條陳，其中有起用梁啟超、廢除跪拜禮、聘用洋將平亂等等意見。這說明他們兩人的友誼已經達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。十二月九日，嚴復由京南下到了漢口。十二日在武昌城外青山織呢廠會見了他的學生黎元洪。十七日他又轉道到上海，下榻南京路滄州飯店，會見了參加南北議和的楊士琦。隨後又匆匆折回北京。嚴復這次旅行，來去匆匆，但從旅行本身看來，肯定他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南北議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；在時間上，嚴復的政治旅行緊跟在唐紹儀、汪精衛之後；在地點上，嚴復經過北京、武漢、上海，正與唐紹儀、汪精衛經過的地方相同，而且這些地方都是當日的政治重心；在會面的對象上，嚴復所會見的袁世凱、黎元洪、楊士琦，都是南北議和的關鍵人物。當南北對立、兵荒馬亂之際，一般士大夫擇地避難唯恐不及，那有偏揀這些是非之場去旅行之理？嚴復此行負有政治使命，應是毫無疑義的。

另一方面，袁世凱對嚴復確是始終重視。民國成立後，任其為京師大學堂總辦，不久嚴復辭職，袁世凱又聘為總統府高等顧問。從一九一四年三月到六月，又先後聘為約法會議議員、參政院參政。

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凱密謀帝制，由楊度組成籌安會鼓吹，嚴復列名籌安會「六君子」之一，後來袁某敗斃，嚴復事後

自我批評：「當斷不絕，虛與委蛇，名登黑榜，有愧古賢」的句子。

### 袁世凱帝制三部曲

袁世凱帝制運動區分三個階段進行，第一步經合法程序由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式大總統。第二步延長總統任期，變成終身總統，一九一四年袁不顧各界反對，悍然解散參議院，另組參政院，接著運動參政院議員把總統任期延長為十年，成為超級總統。第三步是密謀走向帝制，一九一四年秋舉行祭天祀孔大典，大肆復古。翌年承認日本廿一條件，允給日本重大利益。八月成立籌安會，於北京西單石駙馬大街掛起籌安會招牌。楊度於報端發表「君憲救國論」一文，八月十九日，籌安會要角楊度函其業師王闓運（湘綺）請求「一言

(下) 末始招過凱世袁與復嚴

欣助」，十月，參政院上書勸進，袁世凱猶惺惺作態，謙讓一番，不久，粉墨登場，帝制自為。

袁世凱在稱帝之前，擺足了虛偽的姿態，一九一三年之後，外界對中國由共和制改回帝制已有許多謠言，袁世凱多次發表談話，均否認其事。特別是一九一五年六月，他對親信馮國璋說：「自『新約法』頒布以來，總統的權力提高到與皇帝毫無區別，除非為兒孫打算，我實在沒有做皇帝的必要。而且，中國自古以來，沒有不滅亡的朝代，每個朝代的末代帝王，總是沒有好下場的，即使為兒孫打算，我也不忍心把災難留給他們。」馮國璋是袁的心腹大將，他對自己人說得如此斬釘截鐵，局外人自不能不信以為真。袁、馮談話在上海報上發表後，帝制之謠頗然沉寂下來。

誰曾想到，袁氏把話說絕的時候，帝制運動正暗中加緊進行。僅僅隔了一個多月，鼓吹帝制的籌安會就大吹大擂地公開出場了。

據熟悉內幕者談，袁世凱之所以要做皇帝，正是為兒孫打算。袁世凱篤信命運及星相學，袁家上代人沒有能活過五十八

歲的，（按：袁世凱死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，恰為五十八歲），而在這一年（一九一五年）他已經活到五十七歲，此時不創基業，更待何時！他錯估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，認為征服國民黨後，他在國內已無敵手，國外他所畏懼的只有日本一國，他已送給了日本一筆厚禮（二十一條件），相信日本不會再出面來干涉中國改行帝制。這便是他一定要在一九一六年元旦登極做皇帝的原因。

袁進行帝制，在未正式公布前，對外絕對保密。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是他進行帝制的唯一的參謀長，他的義子段芝貴因為接受任務太多，也曾與聞機密。此外，他的老朋友徐世昌、老部下段祺瑞、老幕僚張一麐等，都被他瞞在鼓裡。但也有一個例外，楊度是帝制運動的知情人。

楊度能夠知道帝制問題的一切內幕，主要依靠兩個人：一個是「太子」袁克定，一個是公府內史夏壽田。楊度自一九〇七年投靠袁以來，就為袁氏父子出謀劃策，深得袁克定的信任。如果說袁克定是他父親的參謀長，那麼楊度就是袁克定的參謀長。一九一五年春天，袁克定設宴拉攏梁啟超時，就只有楊度一人作陪。袁克定

生平最討厭徐世昌，背人呼之為「活曹操」，而楊度也深恨徐相國奪去了他的「新朝首輔」，無時無刻不想把他轟走。楊度跟夏壽田自幼就是密友，同師事王闓運，兩人有同鄉同門之誼。夏壽田字午詒，湖南湘潭縣人，夏做公府內史，就是楊度的推薦。當時，公府內史監阮忠樞是一支老槍（煙癮甚重），又經常出差在外，不大過問內事。袁的老幕僚、內史張一麐素來反對帝制，此時也被袁甩在一旁。夏則按時到公，奉命唯謹，朝夕不離左右，因此一切機密文件均出其手。當時，有人向徐世昌叩問時事，徐總是冷冰冰回答說：「你們何不問夏內史去！」這短短的一句話，說明袁對夏信任之深。夏每天下班後，必到楊度家吃晚飯，對於府中的一切動態，隨時向楊匯報；有時袁交給楊度的某些任務，也由夏轉達。這就是楊度能夠與聞袁朝機密的特殊原因。

一九一五年八月，楊度與孫毓筠、嚴復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瑛等六人組織籌安會，自封為理事長，而派孫毓筠為副理事長，嚴、劉、李、胡四人為理事，就是通過夏壽田得到袁氏父子點頭的。這五個人中，有兩個學者：嚴復、劉師培，三個

老同盟會會員：孫毓筠、李燮和、胡瑛。除嚴復是袁氏父子所賞識的人才而外，餘四人不甚符合他們父子倆的要求，只因當時的大名流，而袁又急於要做皇帝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這便是籌安會能夠迅速成立的原因。

楊度物色這五個人為籌安會的發起人，也用過一番心機。孫毓筠自一九一三年交卸安徽都督安居北京以來，與同盟會的關係日益疏遠。袁聘他為公府高等顧問，月支津貼八百元，這在名譽職中算是很高的待遇。一九一二年七月，袁提名孫為陸徵祥內閣的教育總長，未獲臨時參議院通過。這一時期，孫毓筠竟與章太炎、張紹曾、王揖唐等人發表聯名通電，痛罵臨時參議院為「奸府」，公然主張袁氏獨裁。國民黨二次革命時，他曾組織國事維持會，名為調和南北，實為袁氏效勞。袁進行帝制活動時，先後派孫為約法會議議長和參政院參政，從此他就完全倒在袁的一邊了。他早年在南京被捕時，楊度曾經營救過他，因此他對楊頗有好感。此次楊找他列名為籌安會的副理事長，當然也是得到袁的同意的。

劉師培雖以當代學者見稱，但他早年

做過兩江總督端方的密探，原非氣節之士。一九一五年，袁聘為公府諮議，這在公府閑職中亦非顯要地位，他卻引為無上光榮，上摺謝恩，極咬文嚼字之能事。

### 入民國後力言復古

嚴復是舊派文人，提倡復古，主張舊文學，在北大與陳獨秀、胡適形成尖銳的對壘。袁世凱謀行帝制，原本心目中鳴鑼開道的大名流是梁啟超、章太炎及嚴復，梁因戊戌政變袁告密的仇恨，不恥其為人，章曾為袁囚禁過，這兩人不肯附和理所當然。嚴復是袁的多年好友，請他為帝制捧場自是不成問題，這是楊度三次訪嚴，拉攏他為籌安會發起人的原因。

楊度第一次訪嚴，並未深談，寒暄而退。第二次訪嚴是從遠處落墨，談到他近來交了好運。「賭錢贏錢，做生意也大有賺頭」，現在想邀集幾位朋友組織一家規模較大的合股公司，「大家準可發一注小財。」嚴聽了這些沒頭沒腦的話，未作具體回答。第三次，楊就單刀直入地問道：「又陵先生，我知道你是反對共和制的。近來德皇威廉二世也說共和制不宜行之於中國，你看我們改行君憲制如何？」

嚴說：「國事非同兒戲，豈容一變再變。」

楊說：「我國幅員廣大，如欲統一全國，必須中央集權。我們想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，請你加入為發起人如何？」

嚴說：「稱王稱帝，不妨好自為之，何必多此一舉。」

楊說：「一切政治改革，都必須根據學理而行。如果離開學理而空談政治，則名不正而言不順，必將引起爭論。如果政治學者不以其所學貢獻國家，則是對國家不負責，對自己自甘暴棄。你是才德俱隆之士，對於國家大事，豈容袖手旁觀！」談到這裡，嚴才淡然回答說：「你們如要組織學術團體，我可以加入附驥，但不必列名為發起人。」

楊度第三次走訪後的第二天，籌安會發出通知，請嚴復參加發起人會議，嚴稱病未去。當晚，嚴復又接到楊度專函通知說：「昨日所談，實承極峰之旨，辭恐不便。發起人啟事明日將登報，已代署尊名，不及徵求同意，希諒之。」

從此嚴復對籌安會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，既不否認列名，也未參加該會的一

切活動。

有一天，嚴復的老朋友林紓（琴南）

氣喘吁吁地跑來說：「又陵，你為什麼要參加臭名昭彰的籌安會？無論將來袁家成敗如何，都是你的盛名之累呀！」

嚴說：「不相干，讓他們去胡鬧吧！」

林說：「你要否認列名啊！」

嚴說：「不否認也罷。」

又有一天，嚴家的看門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報告說：「大人，大事不好，有武裝警察到咱們家來把守大門了。」

嚴說：「不必驚慌，讓他們把守大門也罷。」

不久，梁啟超在報上發表了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」一文。

此文一出，全國輿論嘩然，反對帝制的高潮迅速到來。袁世凱大傷腦筋，到處拉人寫文章駁斥梁的論點，上海「亞細亞報」（薛子奇主辦的機關報）曾懸賞三千元登報徵文，如此重賞，開報界徵文未有之先例，但也無人應徵。一天，袁叫夏壽田攜款四千元來找嚴復，請其寫一篇駁斥梁論的文章。嚴以「近來喘疾發作，不能寫文章」而回絕了。

不久，洪憲帝制倒台，袁世凱氣死在新華宮。

嚴復的好友林紓聽到了通緝帝制禍首的命令將發表，又氣喘吁吁地跑來勸告說：「又陵，你要趕快離開北京呀！」

嚴說：「不離京也罷。」

林急得搓手頓足地說：「不離京就得坐牢，老朋友要救也救不來。」

嚴說：「老朋友，你莫急，是禍事跑不了，跑得了不算禍事。我老了，已不怕什麼了。是非終可大白，不妨聽之任之。」

由於嚴復的家人堅決勸嚴暫時避避風頭，他才慢吞吞由北京避居天津。

事後他有信寫給友人，談到籌安會的事，他自我批評地寫了十六個大字：「當斷不決，虛與委蛇。名登黑榜，有愧古賢。」

通緝令發表前，由李經羲替嚴復、劉師培二人講情：「請政府愛惜人才」，他們的大名才從禍首名單中剔了出來。

### 回京後氣喘病逝世

通緝取消後，嚴復回到北京，肺病及氣喘病加劇，曾請上海及北京的名醫診治

也曾異地療養，均未見效。一九二〇年八月返回福州老家，翌年秋，病情更重，自知不起，手書遺囑諭兒輩云：「一、須知中國不亡，舊法可損益，必不可叛。一、須學問，增益智能，知做人分量，不易圓滿。一、事遇群已對待之時，須念己輕群重。」九月廿七日病逝，享年六十九歲。（參考聖文出版社：一代梟雄——袁世凱傳）。

###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普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